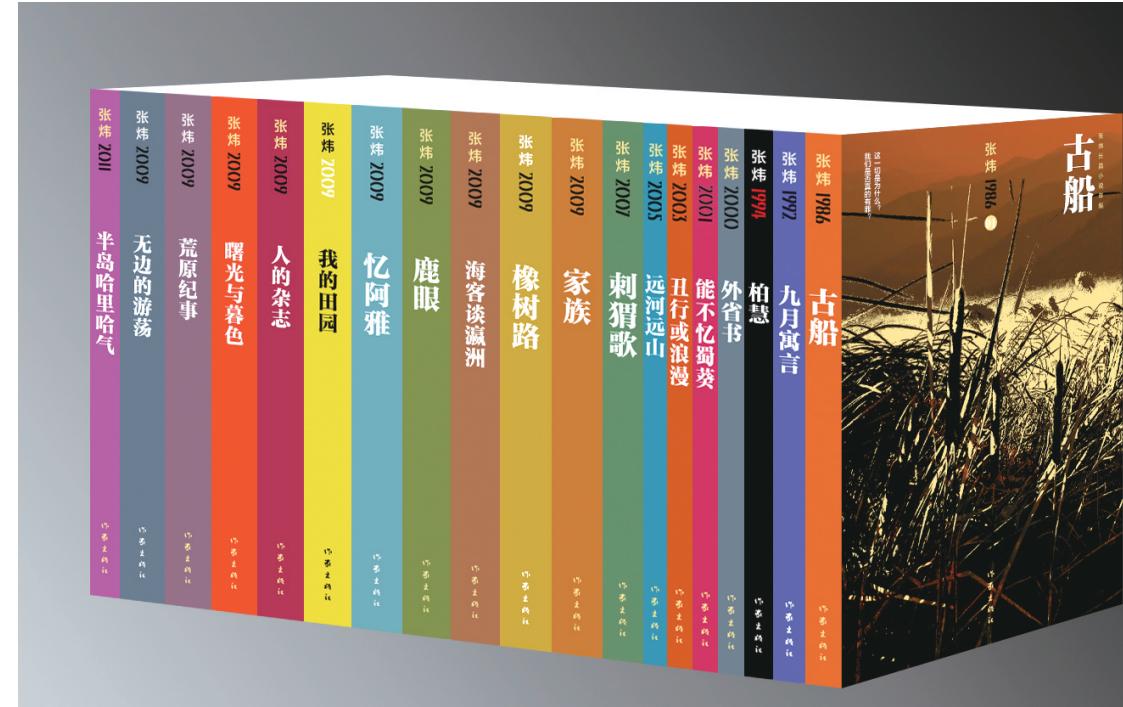


从1986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《古船》至今，20多年里，张炜共创作长篇小说19部，计680万字。作家出版社近期推出的《张炜长篇小说年编》囊括了张炜的全部19部长篇小说作品，第一次集中展示张炜长篇小说的创作成就。其中包括《古船》《九月寓言》《柏慧》《外省书》《能不忆蜀葵》《丑行或浪漫》《远河远山》《刺猬歌》《半岛哈里哈气》以及《你在高原》的10部：《家族》《橡树路》《海客谈瀛洲》《鹿眼》《忆阿雅》

《我的田园》《人的杂志》《曙光与暮色》《荒原纪事》《无边的游荡》。

作为一个创作量极大、小说、散文随笔、诗歌、文论等各种文体兼及的作家，张炜的长篇小说代表了他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。这些作品都是对过去和当下时代充满思辨的追忆和记录，它们那强烈的诗性、语言的魅力以及描写历史和现实时令人惊愕的真实，都深刻地打动了读者，显示出作者的精神高度、思想深度和不竭的艺术创造力。



## 丑行或浪漫(节选)

□张 炜



油焯费尽心思瞒哄诱捕，最后才在秋粮入囤时把她牵回家来。进门后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从今以后你不算我的人了。”她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，后来见他剥净她的衣服锁了，就哀求说：“你总得让我留一丝布遮羞呀。”“你有什么羞？”她白天给拴了锁在门环上，夜里入了被窝也不解绳子。白天老獾让她按腰捶背，稍不如意就用烟袋嘴儿烫她。她仰着头躺在地上：“宗家老畜生啊，你快趴上来把我糟蹋了算完，我沒脸活了那天也就死得快了。老獾你快骑上我办事儿吧，也不枉做了一回畜生。”老獾大怒：“你这杂种敢说这话，也不怕遭天谴。俺老宗家都是实行过日月的人，有勇都用在正经地方。你算白谋划了。得了，这娃凶险哩！”他牙齿咬得咯咯响，只盼儿子快回。油焯直到半夜才归来，听老獾前后说了一遍，惊得大喊：“这真是欺祖啊，这是往死套里钻啊！好矣，宗家这就成全你哩！”他一口气喝了半瓶烈酒，剩下半瓶喝一口喷一口，全喷在女人的光身子上。他用皮带耐心抽打起来，抽一下说一句：“白酒杀菌，这回就是打死也不会发臭了。”女人在地上滚动喊叫，老獾就从厢房过来：“我孩儿该把她的嘴堵上再打，看吵得我睡不着。”油焯赶紧用一团脏布塞了她的嘴。他打了一会儿酒劲泛上来，站都站不稳，摇晃着打，躺下打，最后打着鼾倒在了女人身边。“哟哟这对冤家啊，夜间把我吵煞了！”老獾早晨醒来后蹲在两人跟前看了一会儿，抄起一盆冷水哗一下泼上去。两人打个激灵醒来。油焯哭丧着脸：“爸耶，我今儿个还要出操呢，这一下非着凉不可。整整一天儿娘都喊肚子疼，说疼死了疼死了。老獾不理解，出门去村东铺子上喝豆腐脑。他喝过一碗又吃烧饼，身边的人都说：“人家老孩儿福气啊，尽吃好的，估摸着不想过了。”他听了真快意。下半晌他一直坐在铺前抽水烟，等儿子出操回来路过这里。油焯中午时分走过来，老獾说：“那畜生死号哩，我耳朵快爆了。”油焯说：“看我回去收拾她。”父子俩一前一后往回走。老獾掏出钥匙开了锁，油焯先一步跨入。他蹲在女人跟前久久愣着，“我娃瞎迂磨什么？”油焯站起来：“爸，这物件去了。”老獾握着一根棍子威胁她：“再喊砸死你。”她原以为公爹是吓吓人而已，后来见那双眼睛血红尖利，就一声也不敢叫了。油焯白天忙于民兵事务，回家时满身燥火，稍不如意就用皮带抽她，喊：“还不生娃！还不生娃！”老獾说：“算了，她跟你大娘是同一种坯子，瞎费力气，不如早些想法儿。”油焯说：“就留在家里做个苦力吧，有什么法子可想。”老獾咬牙叹气：“要在旧社会早一顿打卖到窑子里，如今不中了。”父子俩恨死了这个女人。“误事啊！”油焯嚷叫。他喝醉了酒拿着包红绸的手枪玩耍，女人一见枪就两眼放光。他把枪交给她玩，谁知她双手端着直奔公爹。老獾吓得手一扎扔了水烟，小油焯嘻笑嘻说一句：“没子弹哩！”老獾随即跳起打掉她的手枪：“狗日的骚娃敢来行刺，今儿个咱给你上好大刑罚。”他和儿子一块儿将其捆个结实，剥去最后一丝布帛，拴到柱子上吭哧吭哧打起了屁股，一口气打折了两块洗衣板。女人哀求小油焯：“看在夫妻一场的分儿上，把老畜生手里的板子夺下来吧。”小油焯说：“我爹有气出不来会伤身哩。”老獾最后累得胸脯淌汗歪在一边：“老天爷，你从哪儿弄来这么个皮实物件，身上的肥膘有三指厚，咱打不实惠啊！”

这次暴打让老獾累得大睡，结果第二天一大早儿偷了他的衣服穿上了逃了。为了弄回女人，小

儿在村东火烧铺喝汤，眨眼又出现在打马掌的窝棚里。有时候人们甚至为他的出没行迹发生争吵：“连长刚才在剃头棚让人按膀子，按着按着打起了鼾。”“胡诌，我刚刚一会儿还见他从榆蔓家出来哩。”两人吵着，赌咒发誓。没人敢说宗家的闲话，因为害怕传过去。榆蔓做了一辈子药匠和接生婆，经她手接下的孩子满街都是，包括小油焯。她在下村是一个受人推崇的人物。合作医疗开办那会儿伍爷让榆蔓任赤脚医生，没有成。原因是上级明令接生婆不得担当此职，结果另一个喜好摆弄草药的男人背起了十字的药箱。不过下村有不少人生了病仍旧找榆蔓，连伍爷也不例外。老獾四五十岁上开始让榆蔓下药，非她而不能除病，食欲不振，有心火，犯脚气，或者是与人发生口角，都要让小油焯去喊榆蔓。老獾伏在炕上扎针，那会儿的躯体就像一条扁扁的宗家人有个明显的体征，即身廊又宽又扁。这种形体有利于爬树和游泳，而且长于打斗：一旦被她抱定就很难挣脱。被老獾抱过的人个个心有余悸：“了得，那么大年纪了，手臂还像索子一样韧哩，搂人时两腿也随着把你盘上，你就等于给拴上了几根棕缆，一丝儿也别想动弹；他要真想折腾人，会把你的头按在胸口下边一点，那时身子一缩巴就能把你闷死。”谁都知道老獾的强健之躯一半来自习武，一半还要归功于家族遗传。“我喜欢下狠手哩。”他说。这个红眼利爪的男人10个指甲又长又硬，打架时一扫就是10道血痕。老獾60岁左右时下口咬人钝了，就让榆蔓用伏苓制了一种膏散。老獾还把这种膏散献给伍定根，说：“没有伍爷族上护着，咱宗家早就被斩草除根哩。”

小油焯从上村盘案子回来，两眼生光，见了老獾第一句话就说：“爸耶，娃在上村遇见宝器哩！”老獾一愣。族上为这两个字闹过笑话哩。小油焯的爷爷差点被老獾带回的手电筒吓个半死：他打开柜子找东西发现它在棉絮间亮着，吓得又叉又拍，最后咕咚一声扔进了水缸。它还是亮着。“哦哟獾儿快回来家看看吧，咱家有了宝器。”他嚷叫着冲上街头，引来许多人围上水缸。有人从水中取出关了电门。老獾沉着脸问：“你到底遇见了什么？”小油焯绘声绘色讲了上村的刘蜜蜡，说：“好大物件，天哩，咱从根儿没见过这样大水灵女娃。咱什么心思都没了，夜里睡不着哩。”老獾用钎条使劲掘着水烟袋的火嘴，像是一心要掘出什么。他掘了一会儿又用嘴吸，吸了满口脏水“呸呸”大吐。“大水娃啊！”小油焯搓手。“这回可得相中，要娶是宗家有后。”小油焯“嗯”一声，哼起了小曲儿；哼了一会儿又阴下脸叹气，“爸耶，咱宗家如今可是有头有脸呢，真要娶来又怕脸上挂不住。”“嗯哼？”是这样，传说她与一个干瘦小先生有一腿哩，那物件逃没了踪影，她呜呜哇哇想得哭。“原来是个骚臭玩意儿。”“可她死也不认这壶醋钱。”老獾甩甩手：“交给榆蔓审审。我娃这回可要娶个真本实料的东西。咱如今是衙里人。”小油焯拍腿：“对耶。”他琢磨着怎么报告伍爷。他可不敢对伍爷说出“遗腹子”三个字，知道那样一说也就完了。“嗯，那事儿先瞒下，待他应允了，再找榆蔓去。”黑儿大声问。刘蜜蜡一下从母亲怀中跳开：“大，天大的事情由我担着，你就说我死也不依！”黑儿看着她悬在睫毛上的泪珠，长叹一声：“嘻嘻，你个孩儿担不起哩。你一家，还有你大我，这回就得被他一勺儿吃了。先不急，先思谋思谋再说吧。那狗日的蛮性怪大，那狗日的。”

小油焯一起想二进老刘獾家的情形脸就发疼。好在那一天再无他人在场。因为多日未见黑儿回话，再三追问，黑儿才说这事要看麻烦：“小小孩儿想不通顺，恐怕你得使上不少软话儿才成。”他当时狠盯了黑儿两眼，嘴里说“真是反了”，心里却在细细谋划。那一天他磨磨蹭蹭，不停地摸着包红绸的手枪，心想：咱有这物件还用费那鸟劲？真恨不得迎着老刘獾一家的脑门点划几下，然后顺手牵得人回。也罢，这事儿蛮不得理，先装点儿去他一遭，等那大水娃到了手再从头算账。好汉不吃眼前亏嘛。也真是的，这有什么难为情的？咱说到底还不是为了一个大水娃？嘻嗨，快去哩。这样一想步子就迈开了。那天开门的是老刘獾，是这个点头哈腰、早晚要当岳父的木头人。“连长她大来了。”老刘獾对婆娘说。婆娘“哎呀呀”叫着，虚情假意，不知死活的玩意儿。他一见她的磨盘脸就想发火，“臭美玩意儿再不依从就有你的好看！”心里一句恶念，嘴里却说：“都不是外人，咱这回得好好的拉拉手。今后就叫别官衔了，叫我小宗子就中，嗯，是这哩。”老刘獾说：“悬哩，咱哪敢。”小油焯故意把手抄向裤兜，让红绸闪露得刺眼：“明人不说暗话，咱这回是来表个心意的。咱自小没妈，守着老爹过日子怪孤单，官身不由自主，满心的孝顺也使不出来。二位不信就问问我下村，问我算不算个孝子？不错，咱是霹雳性儿，不过那是对辱人哩。对自家人，咱是一百个勤快依顺。蜜蜡跟了咱去，我包她天天吃甜粽喝豆腐脑，一身大花衣裳，夏天一热就穿灯笼裤。她也不用出工下活，愿做就在家里炕头上编些草辫。不愿做就大仰着玩要。全村人哪个敢欺哪个敢管，根红苗正，干部家属，连你二老也保管一辈子吃香的喝辣的。”他一溜儿说下去，流畅得让自己也暗暗吃惊。蜜蜡妈应一句：“哟哟看连长说得怪惨人，咱孩儿要能穿上一半儿就烧了高香了。”老刘獾不语，两眼惊骇得大睁。小油焯心想：是你娃儿谗人哩。蜜蜡妈又说了：“光吃好穿好不中，你不知我家孩儿脾性，她喜好书哩。她恨不得天天看啊写啊才好，不用说是那个小先生、小王八崽子教的。”小油焯马上在心里恶骂：咱就日这书。嘴上却说：“那还不好办，今后尽看尽写就中。咱回家为她找木匠打个大方桌儿，让她趴上一天到晚不抬头！”蜜蜡妈点头笑了。她朝帘子里喊：“蜜蜡！蜜蜡！出来吧，老大不小的闺女啦，怕个什么？买卖不成仁义在嘛，又不怕狼叼了去，出来见见你连长哥吧！”帘子后面一声不应。

(摘自《丑行或浪漫》第三章《食人番家事》，作家出版社2013年8月出版)